

# 魔术师的口袋里装满忧伤

高建群

## 中学生一样迷恋

“诗歌,该怎么深刻而又凝练,我不懂,但我一直像中学生一样迷恋!”这是1975年《诗刊》复刊后,邵燕祥写的一首诗,诗名叫《中国又有了文学》。

此后这四五十年的中,在这被文学绑架的幽暗时光中,这话屡屡涌上我的心头,并刺痛我的心。每次推托不过,去一些地方演讲,我念叨着“中学生一样的迷恋”这句话走上那个祭坛。坐定以后开讲,我忧伤的目光看到的,是台下对文学“中学生一样迷恋”的听者。

前几天有人告诉我,西安市原市长助理兼秘书长志强先生死了。听到这话,我想起“中学生一样迷恋”这句话。我坐在小区的草坪上,无喜无悲,坐了很久。十几年前,王先生托人说请我吃饭,说了好多次。我有些奇怪,因为彼此素不相识呀!后来的饭桌上,他说:“我是个老文艺青年,我正式拜过师的,我的师傅是你的好朋友。”

我笑着问是谁,他说是在延安南泥湾三台庄插过队的北京知青高红十。

志强说,当年,西安市的五七干校在延安南泥湾。每天晚上收工以后,他都要跑上十几里山路,拿个小本子,去一个名叫“三台庄”的小村,听当时已经名噪一时的北京知青作家高红十讲文学。

红十后来到了陕西人民出版社,再到中国法制报。这个一代风云人物,现在也应该退休了吧!她出生的日子恰好是苏联十月革命节那天,所以叫“红十”。

记得我曾给志强说,红十如果哪天回延安,咱们去陪陪她。可现在,志强先生走了,我们三人相见的可能也就没有了。

## 人活低了就按低的来

陕北人有一句老话,叫作“人活低了就按低的来”。我第一次听到这话,还是听路遥说的。去年今日,我在牛津大学,正遇毕业典礼。校方对我说,我们牛津,是为英国培养首相,为世界培养领袖的。例如撒切

尔夫人,例如梅姨夫人,例如约翰逊等,他们都毕业于牛津。我在那一刻想起我们的西航学院。我说,那个遥远的位于世界东方的学院,它的大部分学生来自草根家庭,他们在学院主要是为了学一门技能,为了糊口养家,从而不至于有一天饿死。我说这也很好呀!人活低了咱就按低的来!帝王有帝王的快乐,百姓有百姓的快乐,很难说哪种快乐更快乐!今年,在西安航空学院人文学院的开学典礼上,我把上面这一段话给孩子们听。

## 张贤亮的心结

那一届文代会上,我专门找到张夫人。我说:“姐,我求你两件事,一是出《张贤亮纪念文集》时,将我在《南方周末》上发表的那篇悼亡文章一定收上。二是为了贤亮先生天堂里安宁,请务必善待马樱花。”

夫人说:“马总已经离开影视城,去一个文物商店了。”我听后,心里很难受。我说:“姐,那就

当我没说这话吧!”

贤亮先生病后,我去宁夏看过他。影视城门口有个吊桥,两个兵卒守着。我喊道:“回去告诉你们张主席,就说陕西高主席来了。他说过,西部影视城我当一半的家。”兵卒见说,回去禀报。一会儿,马总出来迎接我。那吊桥,方吱吱呀呀地放了下来。

那次见面,贤亮老哥说了这么件事情。有一次中国作协开主席团会,会完后大家住出走。突然一个人急匆匆地从后边赶上来,把他肩膀一拍,说:“祝贺某主席连选连任!”贤亮说他扭过头去,那人一看认错人了,很尴尬。贤亮说他当时也很尴尬。原来有个会者,个头和他差不多,那天也穿了个黑烤花呢半大衣。人在行将就木前说这件事,大约是一个蔡绕心头挥之不去的心结吧!



## 燃烧的梅花(外一首)

心路

吐艳的梅朵亦如腾焰  
在凛冽的北方独一无二  
以至于被千古讴歌

从骨子里释放出来的傲气  
燃烧出三昧真火  
让峭壁不再哆嗦  
也让白雪泪流满面

## 痛饮一杯风雪

打马归来,卸下寂寥  
盘腿坐在热炕,将风雪饮尽  
聊聊西部那些铿锵的事

酥油茶,哈达,经筒,活佛  
鲜活的经历足以填满岁月  
那个丹凤眼神几乎使我失魂落魄

真言,听上去就是家常  
可偏偏在预言天道  
也许,匍匐在途的虔诚者深信不疑  
痛饮一杯风雪吧,你也会信

## 心果

王宏斌

你只将心里的蜜甜  
渗透给自己  
粉嫩的红颜  
你将果农一把一把的心酸  
凝聚成甘甜  
你将果农一滴一滴的血汗  
汇聚成天南海北  
那餐桌上永恒的笑言

你红遍了富县  
你红遍了延安  
你红遍了黄土地  
你红遍了祖国的苍穹蓝天

你为咱老百姓脱贫  
勇敢代言  
致富的路啊  
在你的足迹下早日实现

你让初露泥土的苗芽  
长成参天大树  
咱老乡辛勤耕耘的梦啊  
一步一步  
依靠你  
就这样慢慢实现

## 灰白

高嘉轩

握着剪纸画,一人  
游荡在朦胧,朦胧  
又灰白的世界。  
我盼望遇着,  
一个从童话里走来,  
又一身白衣的女孩。  
她是有  
天空一般洁净的眼眸,  
夜幕一般乌黑的亮发,  
黄昏一般淡淡的忧愁,  
在灰白中沉默,  
沉默又忧虑。  
她漫步于这灰白的世界,  
握着剪纸画,  
如我这般,  
这般的  
迷茫,严肃,又忧虑。  
她静静地前行  
前行,又露出  
些许慌张的神色,  
她带着  
如诗一般的忧愁。  
像灰白中闪过  
一颗彗星的,  
我身旁走过的女孩;  
她无声地远走,远走,  
我的世界  
只剩一片灰白。

## 春满大地

张成林 摄



## 漫步重耳谷

高红艳

不禁于心中赞叹,好一处所在,难怪重耳能在此避难十二年。我猜想,他这十二年的生活大约是安逸的。这是母舅翟国境内,生活优渥,还要妻生子,身边有介子推、赵衰等九位豪杰贤士追随。每日在此群贤聚议,谈笑风生,临水吟诵,弹琴长啸,习武练功,韬光养晦。有英雄气美人情,或可消解一些去国怀乡之憾!

沿山泉溯源而上,峡谷渐窄。心中期望武陵人,缘溪行,一探秘境。山崖上怪石嶙峋,乱石穿空,石窍各异,圆方扁锥,大小深浅不一,如石窟之眼耳鼻口。想着峡谷大风而过,定如庄子所说,风吹万窍,其声各异;风唯一体,窍则万殊。庄子应该是领略过此种风景的。再行则见石崖上有似珊瑚礁状,如浪花波澜,又如雾淞琼枝,像现代派的抽象画。又有几处形削壁立,似有飞瀑直下斧凿留痕,更有如人如狮如龟

者,石窟状貌,叹为观止。

山谷极狭处,一巨石置于当谷。石中裂开,仅容一人过身。脚底是清溪,有垫脚石块。一同行者立于石缝仰头观望,石崖蔽天,上有树枝侧仰伸逸。正感慨不已,后面同伴皆呼挡道快行。等踏过回首,我惊异此巨石从何而来?两岸山崖顶脊皆不可落,是地震海运使然?未可知也。唯见巨石上已有树丈余高,野花香草在微风中摇,真是造化之妙!

行到水穷处,深谷石崖似合掌而围,一水石罅泻流,下自成一泓碧潭,晶莹如翡翠。潭上石崖有红色隶书“养心潭”字样。碧水清潭中,自有一种清凉之气弥漫其间,可以濯濯濯濯濯洗心灵。在此自然之境,听水声风声鸟声虫声,观蓝天流云碧潭奇石,此乃人生一大乐事!

折返顺流而行,山谷渐宽,溪涧成小

河。两岸芦苇萋萋,茅草离离,又是一番景象。同行一美女有感,且行且吟:“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,在水一方。溯洄从之,道阻且长……”

山谷长约三公里,还有转运石、聚贤崖等古迹,因天色不早,未能走完,只得留待想象。

黄昏中登上狄青山,是高台区域的制高点。抬望眼,苍山如海,有荡生层云之感。暮色苍茫,山梁上有圆木栅栏依山脊线而走,脚下正有丛丛雏菊灿然怒放。遥想北宋之际,此地边塞,狼烟四起。狄青将军,铁甲寒衣,仗剑雄立,斜阳残照,边霜角声,沧桑之意,一时难以尽述。

人的生命是短暂的,而自然宇宙是永恒的。春秋时的重耳,北宋时的狄青,都因英雄事迹而在历史自然中恒久流传。愿我辈等以此为志,有更大境界更大作为!

## 童年记事——买粮

周忠卫

一个冬天的早上,我和母亲去粮站买粮。由于那天是星期天,前来粮站买粮的人很多,大家都在排队等候买粮。我们来得有点迟了,在我们的前边,已经排了二三十人。我们只好跟着队伍缓缓向前移动。

排在我们前面的是一对母女。女人有三十几岁,围着一条蓝花围巾。小女孩比我小一点,大概七八岁的样子。她扎着两只羊角辫,身穿红色小棉袄和蓝色裤子,脚上和我一样穿着手工缝制的黑棉鞋。只见小女孩从兜里拿出一只漂亮的红鸡毛毽子,很熟练地踢了起来。她踢毽子的动作很优美,引得大家回头观看。正当大家把注意力放在踢毽子的小女孩身上时,开票窗口处传来了嚷嚷声。

经了解得知,争吵是由于粮站内部人员走后门引起的。

事情是这样的:有粮站的个别工作人员,手里拿着熟人托付给他们的粮本和户口本,走到售粮开票处的门口,撩起门帘,一边咚咚敲门,一边喊着里边开票人员的

名字。等门打开后,门口的工作人员就像泥鳅一样钻了进去,然后马上关了门。

这时候,窗口的开票业务就停了下来。看到这种情形,正在排队的人就不高兴了。

“你们为什么光给里边的人开票,让我们这些站在外面的人受冻死等?你们也太不像话了!”一个头上围着羊肚子毛巾的老汉走上前去,趴在窗口,大声对开票人员说。

负责开票的是一位留着短发、身穿黄色衣服、胳膊上戴着蓝布袖套的中年妇女。听到老汉的话,她抬起头辩解道:“没有开票,他们是问话哩。”

“没有开票?我明明看见一会儿进去一个人,一会儿又进去一个人。到现在为止,已经进去过三四个人了,你当我没看见?你们也太不像话了,走后门走上瘾了,还死不承认。咱们去找你们的领导!”老汉嚷嚷道。

开票人员先是一愣,然后赶紧对老汉说:“老人家,你不要生气,我马上给你们

办。”

这时候,外面其他排队的人也开始嚷嚷了。大家纷纷指责开票人员的不公行为。听到大家指责的话语,这位开票人员不知说什么好。于是就探出身子对大家说:“再谁来了,我也不开门了。”然后对老汉说:“你赶紧排你的队去,我快点办。你们放心,我再不让他们进来了,进来了也不给他们开票了。”

随后,她郑重地关上门,又坐下来继续开票。

好不容易轮到我们去开票买粮了。母亲把粮本、户口本从窗口递进去,随后准备交钱。这时候,刚才那位踢毽子女孩的母亲急急忙忙地跑了过来。只见她抢在母亲前面,从窗口朝房子里面的开票人员大声喊道:“喂,你刚才是不是给我算错了?”

“怎么算错了?”开票人员回答。

她把自己的粮本递进去,说:“少给我算一斤半白面,还有二两油,这月应该是……”

她说出数字,等待回答。

盘,抬头回答:“对着哩,咋不对?”

“我的大儿子刚过了生日,这月增加了五斤粮,百分之三十的细粮,不是一斤半吗?还增加二两油!”女人回答。

原来国家规定,随着人口年龄的增加,每月所供应的粮油量也跟着增加。这时候,开票人员又让她把户口本递进去,然后说:“是少了一斤半细粮和二两油,你下月来,我给你补上。”

但是这女人不同意,说她家里还有个吃奶娃娃,奶水不够吃,需要白面糊糊喂养哩,这个月非补不可。售票员只好给她补上。

这样,就又耽误了我们一会儿时间,我们才把粮票开了出来。

拿到票后,我和母亲就去粮库取供应粮。最后,我们站在院子里,细细清点买到的东西。其中有白面、玉米面、高粱面、红薯干、黄豆、绿豆、高粱米、玉米糝和荞麦粒,另外还有一瓶油。这些赖以生存的粮食,当时全靠公家供应,在市场上是买不到的。所以在买粮时,每个人都会像刚才那个女人,一点也不马虎。

